

中國作家协会重慶分会編选

青年文学创作选集

3

戲劇·曲藝

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青年文学创作选集

3

戏剧·曲艺

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编选

重庆人民出版社

青年文学創作选集

(第三集)

中國作家协会重慶分会編选

*

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)

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

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

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

*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4 $\frac{2}{5}$ 字數89千

195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956年5月第1版第2次印刷

印數8,001—36,000

編者的話

近年來，隨着祖國社会主义建設的飛躍前進，在黨的關心和培養下，文藝戰線上湧現出許多有才能的青年作者，從各個不同的生活和工作崗位上成長起來。他們用不同的風格和筆調、不同的文藝形式，熱情地描寫、歌頌了新中國的建設，新中國人民的鬥爭和成就。這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，充滿了蓬勃的朝氣，和多采的光輝。這是由於他們熱愛生活的緣故。他們的出現，使人民的文藝隊伍更加壯大起來。他們是一支可貴的新生力量。

這裡，我們編輯的這個“青年文學創作選集”共分為散文、詩歌、戲劇曲藝三個集子，選印了西南地區包括四川（重慶）、雲南、貴州等省市二十位青年作者的作品。這些作者中有工人、有農民、有機關幹部、有報刊編輯和記者；他們都是由各省市推選出來，參加今年北京召開的第一屆“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”的代表。正是由於他們在各個工作崗位上戰鬥着，他們和人民羣眾的現實生活有着密切的聯繫。他們的作品充滿着濃郁的生活氣息，和勇敢的战斗精神。從這些作品中，我們可以看到西南地區人民締造新生活的風貌。

在工人作者李兴荣、傅相干、邱泽民等人的作品中，我們可以看到工人階級忘我的勞動熱情，和集体主义的崇高品質。傅相干的“午飯”就是通过一对老工人夫妇，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勞動積極性，和工屬对待工人勞動的關心、体貼和自豪的主人翁的感情。在作者朴素的筆觸下，生動地描繪了这一对工人夫妇的生活，虽然僅僅是一个生活断片，但由於作者熱情地参加生活和斗争，也就顯示出濃郁的生活气息，使人親切的感到生活的美好。

農業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來，給文藝創作提供了偉大的、划時代的題材，在这方面，李累的“王華立的道路”、王松的“帶路的人”、陈鑑堯的“梅樹坵”、以及農民作者畢紹文的“保苗”都能比較真实、鮮明地表現了農民在合作化道路上的斗争，和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長过程。

西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區，解放以來，各兄弟民族在党的偉大的民族政策下，消除了隔閡，緊緊地團結在党的周圍的動人的事蹟，是非常多的。韋涵的“團結溝”正是表現了这样的主題的一篇動人的作品。

“洛娜的明珠”和“小八子和紅領巾”是选集中兩篇反映兒童生活的作品，前者的作者是一个不滿二十歲的青年。他發表这篇作品時，才只十七歲。作者通过一个傣族女孩子在第一次享受兒童夏令营生活的感受，細緻地描繪了各族兒童共处的深厚友誼，使人很受感動。

青年人的蓬勃的熱情，特別在青年詩人的歌唱中表現得

更为充分。这次編印的詩集里所收集的詩篇，正表現了他們对祖國建設的偉大圖景的無比向往。雁翼的“生命”等詩歌頌了英雄事業：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的勞動、勞動人民征服自然的英雄气概。勞動在詩中被美化了。高纓的“丁佑君之歌”對於为了祖國的解放事業，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生命的、青年共產主义女战士丁佑君，作了熱情的歌頌。这是一首为青年讀者所喜爱的詩篇。

戲劇曲藝选集里面的作品，集中地表現了祖國建設中、在工農業生產战線上的先進思想和落后思想的尖銳斗争，以及作为階級敌人的地主、富農对合作化运动的仇視和破坏，和農村新的生活面貌。像李兴荣的“光荣亭”、文辛的“在乾旱的時候”、楊世元的“独木歸林”都及時地反映了这一主题。農民作者畢紹文的花灯戲“看女兒”、呂武塘的金錢板“陈顯堯回家生產”都能朴素而簡鍊地發揮着民間藝術的特色。

这一些作品，虽然还没有達到完美的境界，但是，他們已經給予人民不少的鼓舞和教育，我們認為这是十分可喜的收穫。然而，更可喜的是他們和更多的青年寫作者，都正在迅速成長着。我們相信，他們更加美好的作品，將和祖國其他战線上的成就一样，不断献給人民！

中國作家协会重慶分会創作委員會

目 錄

編者的話

戲劇:

- 光榮亭.....李興榮〔1〕
同志們在山上.....榴 紅〔27〕
看女兒.....畢紹文〔44〕
在干旱的時候.....文 辛〔55〕

曲藝:

- 獨木歸林.....甘 犁〔79〕
送信.....于季堯〔102〕
陳顯堯回家生產.....呂武塘〔108〕
糧食.....于季堯〔117〕
關公戴帽子.....甘 犁〔125〕
春耕以前.....呂武塘〔131〕

光 榮 亭

李 興 榮

時間：一九五三年春天，一個星期日的上午。

地點：重慶某廠職工業余休養所的花園里。

人物：趙治平——男，電器工程師，卅五歲，共產黨員。（簡稱趙）

王 忠——男，車工，廿三歲，青年團員。（簡稱王）

周 立——男，機械場場長，卅九歲。（簡稱周）

呂 明——女，醫生，休養所副所長，卅七歲，周立的妻子。（簡稱呂）

王世福——男，休養所的看守員，六十四歲，王忠的父親。
（簡稱福）

周 容——女，學工，十八歲，周立的女兒。（簡稱容）

羣 衆——三五人。

佈景：休養所的花園，園里有假山、白楊、花草和石條凳。左邊有一座牌坊形的光榮亭，上面掛着廠內勞動模範的像片；兩旁貼對聯，上聯是：“要團結，要互助，一同前進，努力創造新紀錄”，下聯是：“不驕傲，不自滿，繼續鑽研，寢門花開滿堂紅”。右邊是傳達室的一角。正中是由紅磚砌成的大門，上面安裝着乳白色的橢圓形燈罩。門前有一條小馬路，路邊圍着朱紅色的木欄。從大門望出去，可以隱約看到高聳入

云的煙囪和煉鐵爐。一切都顯示出雄偉的工廠在成長。

幕啓：汽車的馬達聲和歌唱祖國的歌聲響成一片，王世福站在花園門口微笑着，向遠處揮手。歌聲逐漸遠了，他興奮地笑着走進傳達室，拿出掃把和鋤頭，開始修整花園。

〔呂明和周容笑盈盈地由大門上。〕

容：（走到王面前）王老伯，又在加班啦？（回頭看看四周，驚訝地）噫，他怎麼又不在？

福：（起立）啊，你們倆娘母，怎麼不到南泉去玩？

呂：（溫和地）唉，老王，你忘啦，家裡還有幾個休養員在打虫咧！

福：啊，對了，你看我這記性！（轉對容，玩笑地）那你為什麼不去？這樣大了，還好意思天天纏着媽？

容：這又不是我的正份，我咋好意思去？

福：哈，哈……

容：（申訴）你別笑，王老伯，我正在創造條件到休養所來，以後不也可以去了嗎？

福：（對呂）你看，多有出息！（對容）加油吧，我們光榮亭在等着你呢！

容：（心裏想着另外一件事）媽，我的事……

呂：啊，這還要我給你問呀？

容：（頓腳）哎呀，人家是正經事……

呂：正經事還怕羞？自己問王老伯，不是一樣？

福：（不解地）啥事呀？呂醫生？

呂：(笑)她找王忠。

福：(望望周容，笑)啊，找我那娃兒呀？呃，這有啥不好意思說！你莫小看我王鬍子，趕你們年輕人，我腦筋也不落后。哈哈，在變呀！我的好姑娘，你莫以為我是個封建腦壳！

容：(忍不住笑了，忙搖頭否認)不，王老伯，我不是那意思。

福：那就對！你找王忠有啥事？

容：我們昨天就約好了在馬路邊等，他要教我……

福：(打斷)教你學技術，是不是？你們年輕人啦，我早就曉得了！

容：(沉思一會，點頭應付)對！他到那里去啦？

福：嘿，呂醫生，聽說他們還要訂師徒合同。依我看，王忠那娃兒還年輕得很，本事也還差得遠，那點够格當老師！我說(轉對容)，你們還是不要訂，互相學習好啦，我王鬍子管教他懂得啥，就教你啥；我担保他決不保守！

呂：老王，你真是！他們訂了合同，也就有個方向，互相監督保證，學起來就會更快、更好啦！

容：(着急)呃，王老伯，王忠究竟在那里啲？

福：哎！你看，想起這里，就忘了那里！王忠么？剛才他跟趙工程師一路，拿了本書，到後邊山嘴上去啦！（指向左邊）

容：(車身就走)媽，我去囉！（跑了兩步，回頭，頑皮地）王老伯，謝謝你！（唱着“我們要和时间賽跑”從左邊跑下）

福：(興奮地望着，回頭笑着向呂)看他們年輕人！我活了六十多歲，在這個工廠也搞了十幾年，就從來沒有見過，人們

有这样快活！如今世道不同啦！一天到晚，你就只听到这里在唱歌，那里在找竅門，这个提了合理化建議，那个創造了新紀錄。（指光荣亭）就拿这光荣亭來說，時常都有新像片掛上去。哈，哈，真是毛主席共產黨來了，啥事都变啦，連人也变啦！

呂：（愉快）变啦！真是啥都变啦！老王，你看（指工厂），还记得以前是个啥样子嗎？

福：記得，記得！沒解放那些年，只有那几根黑煙囪，一年到头难得冒几回煙，而今解放啦，白天黑夜都在出鉄出鋼，天都烤紅了！这还不够，看那几根紅煙囪，一眨眼睛，就要砌到天頂啦！

呂：老王，你还說漏了，以前那边一大塊地方，都是茅草房、臭水坑、蒼蠅成堆，野狗成羣，是有名的瘡疾區，如今，都变成了綠蔭大道，娛樂廣場、花園和草坪。

福：（回头望望呂，有意地）呂医生，你記得你先前是个啥样子？

呂：（一楞）我？

福：先前你当護士，面黃肌瘦的，穿一件補疤疤的白衣裳，你还記得吧？

呂：（回憶，點頭，笑）老王，你記性真好！

福：哈，哈！不假吧！如今你可大变啦，会看病不說，还当了我們休養所的副所長！

呂：不行呀，進步得太慢了！还要好好學習，过几天休養大樓一修好，任务就更重啦！

福：我說，呂医生，这是我們巴心不得的事，要这样，我王鬍子

才过得到社会主义生活!

呂: 老王,你身体这样好,还有啥問題。(猛然想起,从口袋摸出一張紙条)老王,我差點忘了,請你把這張条子拿到廚房去,請他們多弄几个人的伙食。

福: (笑)为啥? 你要請客?

呂: 不! 刚才机械場臨時从車上喊了几个休養員下來。

福: (奇怪)喊下來幹啥?

呂: 加班!

福: 呃,呂医生,这咋行? 人家搞得規規一一,要到南溫泉去耍一趟,这一家伙又跟人家打脫了!

呂: 莫說了,为这事,差點还跟周容她爸爸頂起來了!

福: 那又何苦呢? 啥事这么要緊?

呂: 唉,不說了,他們今天赶車軋輓(註)。你快把这拿到廚房去吧!

福: (自言自語)唔,赶車軋輓。(沉思,回头)呃,呂医生,我还要問你一句,这一陣,我王忠那娃兒,为啥沒看他找个竅門呢?

呂: 唔,我想,說不定是他还没有報上來。老王,你去吧,我回头帮你查一查。

福: 好,那你一定要帮忙啊! (左下)

[呂見福下后,正拟轉身回办公室,碰見趙工程師和王忠从对面走來。

呂: (笑)你們早! 看你們就像穿了連襠褲一样,为啥都不到南溫泉去耍?

趙：你早，所長同志，我們去的机会多咧！（向王）小王，你說是不是？

王：（點頭笑着）那还用說！

呂：（半認真、半開玩笑地）喂，既然不去，就要好好在家休息休息。到了我們業余休養所，就要听我們的指揮囉！

趙：（把書藏在身後，故意立正）是，所長同志，你看我們這樣兒，不是在耍嗎？

呂：好，那就听我的口令。

趙：請示所長，有啥指示？

呂：注意！（喊）向——后——轉！

趙：（轉身時將書放到身前）一、二、三。報告所長，轉過來啦！

呂：再請注意，兩臂平伸！

趙：（未動，回過頭）幹啥亂下命令！太陽出了三丈高啦，還要做廣播体操？

呂：（走上前去，把書拿過來）看，這不當面露了馬脚？那里經得起考驗！

王：（趁呂不注意，把書拿過來）呂醫生，書是我的，剛才趙工程師才拿去，看都還沒有看咧！

呂：不要解釋。小王，我早瞄到你們在后邊山嘴，搞了好一陣啦！

王：（理直氣壯）呂醫生，我們看書，又不是在搞啥子坏事！

呂：（對趙，笑）看，這一說，倒是我不對了？好，總算你不打自招，你說，你們究竟在搞啥玩意，剛才你爸爸還在問咧！

王：他問？那我就不告訴你！

呂：这就怪了。

王：你不曉得我爸爸那脾气，他任何人都尊敬，就是看不起我，一天到晚都在吵我不找竅門，說我沒有出息！我么，哼，就偏不做声，等我們大家搞好了，再給他看看！

呂：好，那我就不告訴你爸爸。你講吧！

王：（叮嚀一句）一定不能說！（翻開書）我們在搞這玩意！

呂：（接過書）什麼？電弧磨刀機？

趙：嗯，這是蘇聯老大哥的先進工具。

王：呂醫生，要是我們把它搞成啦，我爸爸就一定會歡喜得飛上天！（驕傲地）你不曉得，這是我們車間的關鍵問題！

呂：哦。

王：（興奮地）要是我們搞成功了，它就可以代替金鋼砂輪；現在，金鋼砂輪又貴又買不出，硬質合金刀沒有傢伙磨，軋輥就簡直沒有辦法車！

呂：（沉思）車軋輥？

王：嗯。

呂：小王，你曉得你們機械場今天又要加班么？

趙：（注意）什麼！加班？誰說的？

呂：你們場長——周容她爸爸。

王：（生氣）唉，真是，周場長這個人，就只曉得加班！他就不想想，磨刀的問題不解決，加班有啥用？

呂：（懷疑）怎麼？周立他……

趙：是這樣的，老周沒有支持小王他們搞這個電弧磨刀機。

呂：（驚奇）真的？

王：怎么不是真的？吕医生，我请你帮帮我们的忙！周场长要是不支持我们，不说别的，就是要领用点东西，也不方便。这样，即使大夥儿都有热情，搞起来也不顺手呀！

吕：（心中有事，低头不语）……

赵：（察觉吕在难受，解围）小王，你也不必这样急躁，我想周场长迟早总会支持你们的。你应该想法子去争取他的支持……

王：（不耐烦，打断他）赵工程师，你不是不晓得，我们什么办法都用尽了，就是行不通！有时候，他还要发脾气，说：“忙生产都忙不赢，那有闲心来搞这些闲事！”……

吕：（越听越难受，抑制不住）你们谈一下吧，我到医院去一趟。
（把书给赵，回身急下）

王：（莫明其妙）吕医生！……

赵：算了，别喊她了。小王，你看你只顾自己说，就没有想到吕医生在旁边多难过！

王：（不理解）我说得不对？这有啥难过的，难道我们还应该同情周场长吗？难道她应该袒护周场长吗？

赵：（笑）不！你说得对，但吕医生也并没有袒护周场长。我是说，你应该想到这一点：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每一个人来支持我们的工作，对不同的人，就要用不同的办法。因为，人不是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。懂么？

王：（逐渐理解）哦，我明白了。

〔周容气呼呼地上〕

容：咳！王忠，你还在这里呀！害得我好找！

趙：（故意開玩笑）找他幹啥？哦——，我明白了，今天是星期……

容：（又好笑又好氣，走向前）哼！趙工程師，你……（想打趙，接着又改變了主意，回身拉住王）走！王忠！

王：不忙，我要跟趙工程師談一吓。

趙：算了，等一會再談吧！我要再耽擱你們的時間，周容就要打我了！

容：（生氣）不跟你說！（拉着王忠準備下）

趙：（趕上兩步）王忠，書拿去！（兩人會意微笑，王忠被周容拉着下）

〔福從左上，看見王忠背影，忙趕至大門。〕

福：王忠，王忠！又到那里去呀！

容：（在幕內應聲）王老伯，我們看打籃球去，一會兒就回來。

趙：對囉，老王，你忘啦？今天衛生科跟機械科比賽籃球，該讓他們去看看。

福：（不以為然）哼，這娃兒真是越長越貪耍，老實翅膀長硬啦，連老漢的話都不聽啦？

趙：老王，你又何必生氣呢？星期天么，年輕人去玩玩也不算錯呀！

福：（干脆）喂，趙工程師，我要給你提個意見。

趙：非常歡迎！

福：（笑起來）不歡迎我还是要提！我問你，趙工程師，我那王忠，這一向跟你搞得火熱，為啥兩個星期了，都還沒有見他的名字上光榮亭？

趙：(笑)老王，你放心吧！王忠這小伙子呀！越變越精悍啦，
你還愁他上不了光榮亭？

福：(搖頭)靠不住！今晚上就要宣佈這個星期的成績，這陣
都沒見報上來，還要等到啥時候？他還有閒心去看打籃球，
簡直是沒出息！

趙：話不能這樣說呀，老王。看打籃球也還是有好處。比方
說，你要打贏對方，就不但要靠技術好，還要靠自己團結
得好，這就要依靠集体的力量。說不定小王今天看了一
場籃球，就會得到啓發，找個竅門出來咧！

福：(也笑起來)你真會說笑，趙工程師。你不曉得，我在替他
着急呀！當老漢的，那個不希望自己的娃兒有出息？不
是我誇口，我天天把老虎灶的二煤炭花揀出來重燒，一個
月，想方設法都要節約個千把斤。可是，人家在車間找的
竅門，增產節約，一下子就是好多億，我這又算啥呢？
我就想，我那王忠找不到大竅門都無所謂，至少他該跟我
兩個平起，才不会丟我的臉呀！你看，他就偏不是這個樣
子，上个星期，呂醫生宣佈業余休養員的生產成績，就沒
得他王忠的名字。這娃兒這樣不用腦筋，我老漢想早點
跨進社會主義都遭他就攔了！

趙：不會的，老王，我跟你担保，王忠不單是個有血性的小伙
子，還是個青年團員，一定會發揮他的創造性和積極
性。……

(這時，電話鈴响，福上前接電話。)

福：喂，哦，找那個？呂醫生？……她不在，你直接搖到辦公